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五

唐 白居易 撰

策林四 凡二十一道

五十五止獄措刑○在富而教之

問成康御宇囹圄空虛文景繼統刑罰不用太宗化下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効安在桀紂在上比屋可誅秦氏為君赭衣滿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鑒桀紂秦

氏之弊繼周漢太宗之功使人有耻且格刑措不用備詳本末著之于篇

臣聞仲尼之訓也既庶矣而後富之既富矣而後教之管子亦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食足財豐而後禮教所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之當周成康之時天下富壽人知耻格故囹圄空虚四十餘年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内殷實人人自愛不犯刑法

故每歲決獄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至于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明聖慎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過也當桀紂之時暴征讐斂萬姓窮苦有怨無恥奸宄並興故是時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時厚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力殫財竭盡為寇賊羣盜滿山赭衣塞路故每歲斷罪數至十萬雖則暴君淫刑姦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貧困思奸而多罪也

由是觀之刑之繁省繫於罪之衆寡也教之廢興繫於人之貧富也聖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衆不患教之廢而患人之貧故人苟富則教斯興矣罪苟寡則刑斯省矣是以財產不均貧富相併雖堯舜為主不能息忿爭而省刑獄也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咎陶為士不能止姦宄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求之於末雖聖賢並生臣竊以為難矣至若察小大之獄審輕重之刑定加減於科條得情偽於察色此有司平刑之要也非王者

卹刑之德也至若盡欽卹之道竭哀矜之誠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卹刑之法也非聖人措刑之道也必欲端影於表澄流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教開其廉耻之路塞其寃濫之門使人內樂其生外畏其罪則必過犯自省刑罰自措斯所謂致羣心於有耻立大制於不嚴古者有畫衣冠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也

五十六論刑法之弊○升法科選法吏

問令之法貞觀之法令之官貞觀之官昔何為而太和令何為而未理事同効異其故何哉將刑法不便於時耶抑官吏不得其人耶

臣伏以令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令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壹行於令而人未休和臣以為非刑法不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輕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甚多小人也葢刑者君子行之則誠信而簡易簡易則人

安小人習之則詐僞而滋彰滋彰則俗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塵蠹於棧鉏限切棚也亦閣也閣制勑堆盈於案几官不徧覩法無定科令則條理輕重之文盡詢于法直是使國家生殺之柄假在於小人小人之心孰不可忍至有黷貨賄者矣有怙親愛者矣有陷讐怨者矣有畏權豪者矣有欺賤弱者矣是以重輕加減隨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愛憎官不察其所由人不知其所避若然則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

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陛下誠欲申明舊章刻革前弊則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謹按漢制以四科辟士其三曰明習律令足以決狐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者辟而用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為上科則應之者必俊乂也升法直為清列則授之者必賢良也然後考其能奬其善明察守文者擢為御史欽恤用情者遷為法官如此則仁恕之誠廉平之氣不散於簡牘之間矣掊刻之心舞文之弊不生於刀筆之下矣與夫愚詐小吏竊

而弄之者功相萬也臣又聞管仲奪伯氏之邑沒無怨言季羔刖門者之足亡而獲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而垂泣三子者可謂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無其人哉在乎求而用之考而奬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察焉

五十七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問政不可寬寬則人慢刑不可急急則人殘故失於恢恢則漏網而為弊務於察察則及泉而不祥將使寬猛適宜踈密合制上施畏愛之道下有悅服之心刑政之

中何者為得

臣聞聖人在上使天下畏而愛之悅而服之者由乎理大罪赦小過也書曰宥過無大況小者乎刑故無小況大者乎故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則天下之心愛而悅之矣刑其大者義也義以糾之則天下之心畏而服之矣臣竊見國家用法似異於是何則急察之政急於朝官而寛於外官懲戒之刑加於小吏而縱於長吏是則權輕而過小者或反繩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捨之

臣復思之恐非先王宥過刑故之道也然則小大之喻其猶魚耶魚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魚之吞舟者大也漏之不可刑煩猶水濁水濁則魚喁政寬猶防決防決則魚逝是以善為理者舉其綱疎其網綱舉則所羅者大矣網疎則所漏者小也伏惟陛下舉其綱於長吏疎則網於朝官舍小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闇然而日彰於天下矣

五十八去盜賊○在舉德選能安業厚生

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有德選有能使教化大行姦宄者去次又安其業厚其生使廉耻大興貪暴者息故舜舉臯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于秦此舉德選能之効也成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仁盜賊屏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之有無繫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方今禁科雖嚴桴鼓未靜敓（與奪同）攘（如羊切盜也）者時聞於道路穿窬者或縱於鄉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困窮凍餒者子無

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夫推愛人之誠廣喻稱善之㫖厚其生業使俗知耻格舉以賢德使國無倖人自然廉讓風行姦濫日息則重門罕閒於擊柝外戶庶見於不扃者矣

五十九議赦

臣謹按書曰眚災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矣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痤才何切疽女余切之礦乃盬切石也又諺曰一

歳再赦婦兒喑啞(倚下切)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然則赦之為用用必有時數既失之廢亦未為得也何者赦之為德大矣為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則為德也居常致理之際數用之則為賊也故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啟而召亂之門開矣由此而觀蓋赦者可踈而不可數也可重而不可廢也用捨之要其在茲乎

六十救學者之失○禮樂詩書

問學者教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而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物煥其明備何則學詩書者拘於文而不通其旨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故安上之禮未行化人之學將落今欲使工祝知先王之道生徒究聖人之心詩書不失於愚誣禮樂無間於盈減積之為言行播之為風化何為何作得至於斯

臣聞化人動衆學為先焉安上尊君禮為本焉故古之

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者也國家刪定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是為學者之先知生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太學以教詩書將使乎四術並舉而行萬人相從而化然臣觀之太學生徒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興孝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好粗至使陛下語學有將落之憂顧禮有未行

之嘆者此田官失其業師非其人故但有修習之名而無訓導之實也伏望審官師之能否辨教學之是非俾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為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代典謩為旨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幼為節不專於俎豆之數裼襲之容也學樂者以中和友孝為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則詩書無愚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立者乃升之於朝廷習而事成者乃用之於宗廟是故温

柔敦厚之教疏通知遠之訓暢於中而發於外矣莊敬威嚴之貌易直子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覩之者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從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六十一黜子書

臣聞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乖則小說興微言絶則異端起於是乎岐分派别而百氏之書作焉然則六家之異同馬遷論之備矣九流之得失

班固敘之詳矣是非取舍較然可知今陛下將欲抑諸子之殊塗遵聖人之要道則莫若弘四術之正義崇九經之格言故正義著明則六家之異見不除而自退矣格言具舉則九流之偏說不禁而自隱矣夫如是則六家九流尚為之隱退況百氏之殊文詭製得不藏匿而銷盪乎斯所謂排小說而扶大義斥異端而闡微言辨惑嚮方化人成俗之要也伏惟陛下必行之

六十二議禮樂

問禮樂並用其義安在禮樂共理其効何徵禮之崩也何方以救之乎樂之壞也何術以濟之乎

臣聞序人倫安國家莫先於禮和人神移風俗莫尚於樂二者所以並天地參陰陽廢一不可也何則禮者納人於別而不能和也樂者致人於和而不能別也必待禮以濟樂樂以濟禮然後和而無怨別而不爭是以先王並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諸掌耳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故前代有亂亡者由不能知之

也有知而危敗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於理者由不能達其情也能達其情者其唯宗周乎周之有天下也修禮達樂者七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負扆垂拱者三百年龜鼎不遷者八百年斯可謂達其情臻其極也故孔子曰吾從周然則繼周者其唯皇家乎臣伏聞禮減則銷銷則崩樂盈則放放則壞故先王減則進之盈則反之濟其不及而洩其過用能正人道反天性奮至德之光焉國家承齊梁陳隋之弊遺風未弭故禮稍

失於殺樂稍失於奢伏惟陛下慮其減銷則命司禮者大明唐禮防其盈放則詔典樂者少抑鄭聲如此則禮備而不偏樂和而不流矣繼周之道其在兹乎

六十三沿革禮樂

問禮樂之用百王共之然則歷代以來或沿而理或革而亂或損而興或益而亡何述作之跡同而得失之効異也方今大致雖立至理未臻豈沿襲損益未適其時宜將文物聲明有乖於古制思欲究盛禮之旨審至樂

之情不和者改而更張可繼者守而不失具陳其要當
舉而行
臣聞議者曰禮莫備於三王樂莫盛於五帝非殷周之
禮不足以理天下非堯舜之樂不足以和神人是以總
章辟雍冠服簠簋之制一不備於古則禮不能行矣干
戚羽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修於古則樂不能和矣古
今之論大率如此臣竊謂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
之達識也何者夫禮樂者非天降非地出也蓋先王酌

於人情張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倫寧家國是得制禮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風俗是得作樂之本情也蓋善沿禮者沿其意不沿其名善變樂者變其數不變其情故得其意則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而同臻於理失其情則王莽屑屑習古適足為亂矣故曰行禮樂之情者王行禮樂之飾者亡蓋謂是矣且禮本於體樂本於聲文物名數所以飾其體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聲聖人之理也禮至則無體樂至則無聲然則苟至於理也

聲與體猶可遺況於文與飾乎則本末取舍之宜可明辨矣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守烈祖之制不待損益足以致理然苟有沿革則願陛下審本末而述作焉蓋禮者以安上理人為體以别疑防欲為用以玉帛俎豆為數以周旋裼襲為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斯須失也樂者以易直子諒為心以中和孝友為德以律度鏗鏘為飾以綴兆舒疾為文飾與文可損益也心與德不可斯須失也夫然則禮得其本樂達其情則沿襲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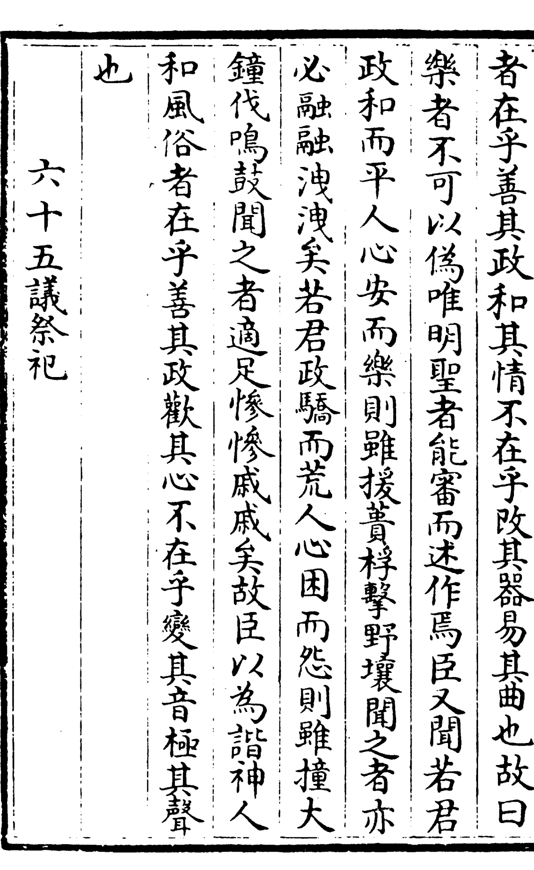
益不同同歸於理矣

六十四復樂古器古曲

問時議者或云樂者聲與器遷音隨曲變若廢今器用古器則哀淫之音息矣若捨今曲奏古曲則正始之音興矣其說若此以為如何

臣聞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情失則聲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聲之道

與政通矣伏覩時議者臣竊以為不然何者夫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不繫於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不繫於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動而怨則雖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聲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則雖奏今曲廢古曲而安樂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雖聞桑間濮上之音人情不淫也不傷也亂亡之代雖聞咸頀韶武之音人情不利也不樂也故臣以為銷鄭衛之聲復正始之音



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攷其器易其曲也故曰樂者不可以僞唯明聖者能審而述作焉臣又聞若君政和而平人心安而樂則雖援蕢桴擊野壤聞之者亦必融融洩洩矣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困而怨則雖撞大鐘伐鳴鼓聞之者適足慘慘慼慼矣故臣以為諧神人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歡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也

六十五議祭祀

問聖王立郊廟重祭祀者將以展誠敬而事鬼神乎將欲裨教化而利生人乎

又問近者敬失於鬼祭祀以淫禨禱者有僭濫諂媚之風蒸嘗者失疏數豐儉之節今欲使俗無淫祀家不黷神物省費而厚生人守義而不惑何為何作可以救之

臣聞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禋于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祠于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于天下則萬人順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

祀者也臣又觀之豈直若是而已哉葢先王因事神而設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予人竭其誠物盡其美美致於鬼則利歸於人焉故阜其牲牷則牛羊不得不蕃矣豐其黍稷則倉廩不得不實矣美其祭服則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無牲不田者無盛則游惰者不得不懲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於天下雖曰事鬼神其實厚生業也故曰禮行於祭祀則百貨可極焉斯之謂矣然則物力有餘則奢淫之弊起祀事不節則諂黷之萌

生先王又防其然也是以宗廟有數豐約有度疏數有時非其度者則鬼不享而禮不容非其類者則神不歆而刑不舍二者行於天下則人與神不相黷矣不相傷矣近代以來稍違祀典或禮物失於奢儉或巫史假於淫昬追遠者昧從生之文徼福者有媚神之祭雖未甚弊亦宜禁之伏惟陛下崇設人防申明國典烝嘗不經者示之以禮禳禱非鬼者糾之以刑所謂存其正抑其邪則人不惑矣著其誠謹其物則人厚生矣斯以齊風

俗和人神之大端也惟陛下詳之

六十六禁厚葬

臣伏以國朝叅古今之儀制喪葬之紀尊卑豐約煥然有章令則鬱而不行於天下者久矣至使送終之禮大失其中貴賤昧從死之文奢儉乖稱家之義況多藏必辱於死者厚費有害於生人習不知非寖而成俗此乃敗禮法傷財力之一端也陛下誠欲革其弊抑其淫則宜乎振舉國章申明喪紀奢侈非宜者齊之以禮凌僭

不度者董之以威故威行於下則壞法犯貴之風移矣禮適其中則破產傷生之俗革矣移風革俗其在茲乎

六十七議釋教○僧尼

問漢魏以降像教寖興或曰足以耗蠹國風又云足以輔助王化今欲禁之勿用恐乖誘善崇福之方若許之大行慮成異教殊俗之弊裨化之功誠著傷生之費亦深利病相形從其遠者

臣聞上古之化也大道惟一中古之教也精義無二蓋

上率下以一德則下應上無二心故儒墨六家不行於五帝道釋二教不及於三王追乎德既下衰道又上失源離派别樸散器分於是乎儒道釋之教鼎立於天下矣降及近代釋氏尤甚焉臣伏覩其教大抵以禪定爲根以慈忍爲本以報應爲枝以齋戒爲葉夫然亦可誘掖人心輔助王化然臣以爲不可者有以也臣聞天子者奉天之教令兆人者奉天子之教令令一則理二則亂若參以外教二三孰甚焉況國家以武定禍亂以文

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緯其人矣而又區區西方之教與天子抗衡臣恐乖古先惟一無二之化也然則根本枝葉王教備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若欲以禪定復人性則先生有恭默無為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則先王有忠恕惻隱之訓在若欲以報應禁人僻則先王有懲惡勸善之刑在若欲以齋戒抑人淫則先王有防欲閑邪之禮在雖臻其極則同歸或能助於王化然於異名則殊俗足以貳乎人心故臣以為不可者以此

也況僧徒月益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耗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曠夫婦於戒律之間古人云一夫不田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臣竊思之晉宋齊梁以來天下凋弊未必不由此矣伏惟陛下察焉

六十八議文章〇碑碣詞賦

問國家化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學二百餘載文章

煥焉然則述作之間久而生弊書事者罕聞於直筆褒美者多覩其虚辭今欲去偽抑淫芟蕪刬穢黜華於枝葉反實於根源引而救之其道安在

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則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故天以將喪之弊授我國家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賢以文學取士二百餘年煥乎文章故士無賢不肖率注意於文矣然臣聞大成不能無小弊有美不能無

小疵是以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誄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臣伏思之大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古之為文者上以紉王教繫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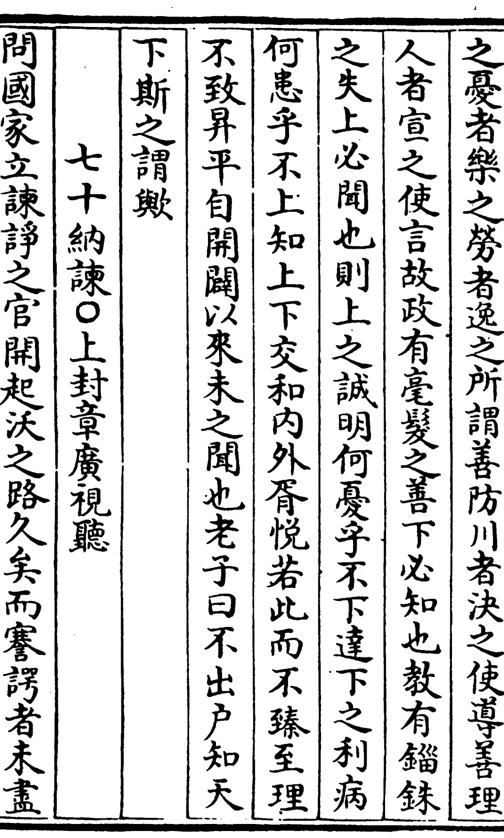
雖彫章鏤句將焉用之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絶之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偽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慮乎皇家之文章不與三代同風者歟

六十九採詩○以補察時政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為政順為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為如何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已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採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自誡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篇則知澤及四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詩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謡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缺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



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斯之謂歟

七十納諫○上封章廣視聽

問國家立諫諍之官開起沃之路久矣而謇諤者未盡

其節謀猷者未竭其誠思欲取天下之耳目裨我視聽盡天下之心智為我思謀政之壅蔽者決於中令之絶滅者通于外上無違德下無隱情何為何方得至於此

又問先王立訓唯諫是從然則歷代君臣有賢有否至若獻替之際是非之間若君過臣規固宜有言必納如上得下失豈可從諫如流以是訓人其義安在

臣聞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

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内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萬幾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起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是以古之聖王由此塗出焉臣又聞不棄死馬之骨然後良

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然後嘉謀可聞也苟臣嘗見之中有可取者陛下取而行之苟臣芻言之中有可採者陛下採而用之則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如某之見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謀猷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天下謇諤之臣得不繼踵而來乎故覽其謀猷則天下之利病如懸於握中矣納其謇諤則朝廷之得失如指諸掌内矣所謂用天下之耳聽之則無不聰也用天下之目視之則無不明也用天下之心識思謀

之則無不聖神也聖神啟於上聰明達於下如此則何壅蔽之有耶何絶滅之有耶臣又嘗觀歷代人君有愚有賢舉事非盡失也人臣有能有否出言非盡得也然則先王勤勤懇懇勸從諫誡自用者又何哉豈不以自古以來君雖有得未有愎諫而理者也況其有失乎臣雖有失未有從諫而亂者也況其有得乎勤懇勸誡之義在於此矣伏惟陛下鑒之

七十一去諂佞○從讜直

問天地無私賢愚間生焉理亂有時邪正迭用焉然則理代豈無愚邪者耶將有而不任耶亂代豈無賢正者邪將有而不用耶思決所疑可徵其驗

又問歷代之君無不知用賢則理用愚則亂從諫興從佞亡也而取舍之際紛然自迷故誅放者多非小人寵用者鮮有君子至使衰亡危亂歷代相望豈臣之邪正惑其心乎將已之愛惡昏其鑒乎昏惑之由必有其故

臣聞昬明不並興邪正不兩廢葢賢者進則愚者退矣

曲者用則直者隱矣亦由晝夜相代寒暑相推必然之理也然則盛明之代非無小人小人之道消不能見而為亂也昏衰之代非無君子君子之道消不肯出而為理也故殷紂之末三仁在朝虞舜之初四凶在位雖仁在朝不能用之所以喪天下速於旋踵也雖凶在位卒能去之所以理天下易如覆（方六切）掌也用舍興亡之驗唯明主能察之然則歷代之主莫不知邪以賢盛以愚衰君以諫安以佞危然則有前車覆而後車不誡者何

也葢常人之情悅其從命遜志者惡其違己守道者又君子難進而易退況惡之乎小人易進而難退況悅之乎是則常主之待君子也必敬而踈其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恩易下及踈則情難上通是以靣從者日親動則假虎威而自負也骨骾者日踈言則犯龍鱗而必死也故政令日以壞邦家日以傾斯所以變盛為衰轉安為危者矣是以明王知君子之守道也雖違於己引而進之知小人之徇慼也雖從於命推而逺之知讜言

之為良藥也雖逆于耳恕而容之知佞言之為美疹止忍切也雖遜于心忍而絶之故政令日以和邦家日以理斯所以變衰為盛轉危為安者矣盛衰安危之効唯明主能鑒之

七十二使臣盡忠人愛上○在乎明報施之道

夫欲使臣節盡忠人心愛上則在乎明報施之道也傳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其事好還然則復與還皆報施之謂也夫日月不復則晝夜不生陰陽不復則寒暑不行

善惡不復則君臣不成昔者五帝接其臣以道故其臣致君以德也三王使其臣以禮故其臣事君以忠也秦漢以降任其臣以利故其臣奉君以賈道賈道者利則進不利則退故君昏寡赦惡之士國危鮮致命之臣是以其君獨安獨危其臣亦獨憂獨樂君臣之道既阻於上則兆庶之心不得不離於下也故曰君視臣如股肱則臣事君如元首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君愛人如赤子則人愛君如父母君視人如土芥則人視

君如寇讐孔子云審吾之所以適人知人之所以來我也則盡忠愛上之策在於此不在於彼矣

七十三養老〇在使之壽富貴

臣聞昔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善養者非家至户見衣而食之葢能為其立田里之制以安其業導樹畜之産以厚其生使生有所養老有所終死有所送也近代之主以為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而特頒其布帛肉粟之賜則謂養老之道盡於是矣臣以為此小惠也

非大德也何則賜之以布帛仁則仁矣不若勸其桑麻之業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賜之以肉粟惠則惠矣不若教其雞豚之畜使天下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後牧以仁賢慎其刑罰雖不與之年而老者得以壽矣不奪其力不擾其時雖不與之財而老者得以富矣使幼者事長少者敬老雖不與之爵而老者得以貴矣此三代盛王所以不遺年而興孝者用此道也

七十四睦親〇選用

臣聞聖人南面而理天下自人道始矣人道之始始於親親故堯之教也睦九族而平百姓文王之訓也刑寡妻而御家邦斯可謂教之源理之本也今陛下誠欲推其恩廣其愛使惠洽九族化流萬人則宜乎先親後疎自近及逺者也然後置其師傅閑之以教訓選其賢能授之以官政或出為牧守入為公卿如此則雖無三代封建之名而有三代翼戴之實也使棣華之詠協于內麟趾之風著于外所謂枝葉茂而根本可庇骨肉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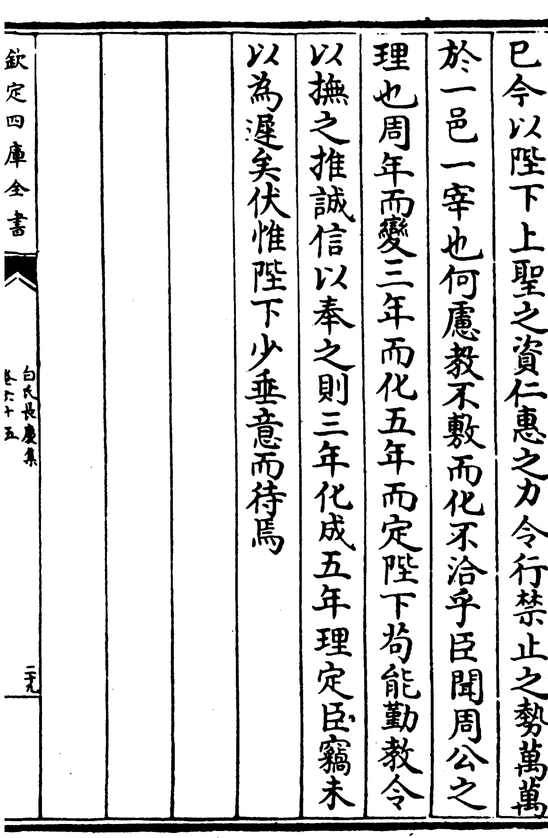
家國俱肥則天下之人相從而化矣故曰未有九族睦而萬人叛者也未有九族離而萬人和者也盖先王所以布六順而化百姓敷五教而協萬邦者由此道素行也

七十五典章教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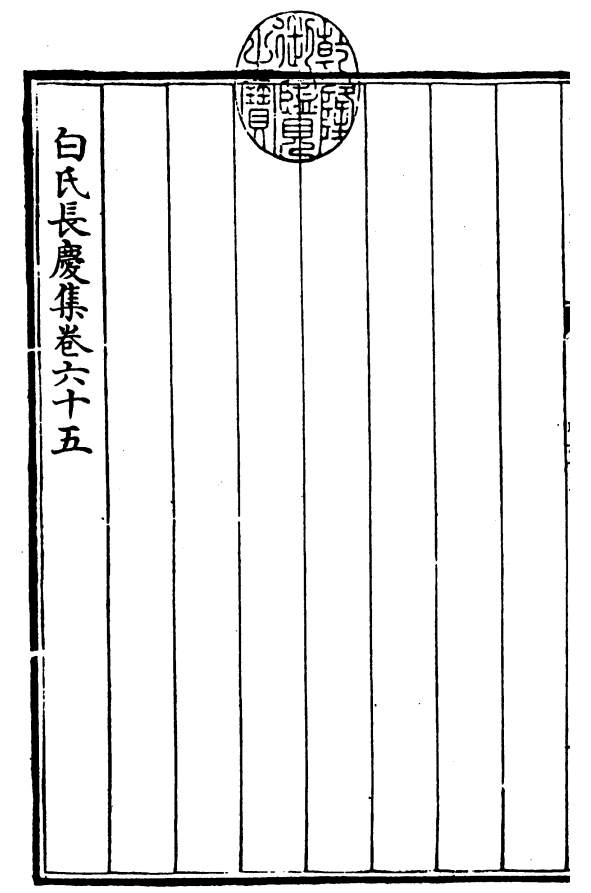
問子大夫才膺間出副我旁求宜當悉心靡有所隱其或典章有違於古禁令不便於今爾無面從予將親覽

臣伏以令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於古道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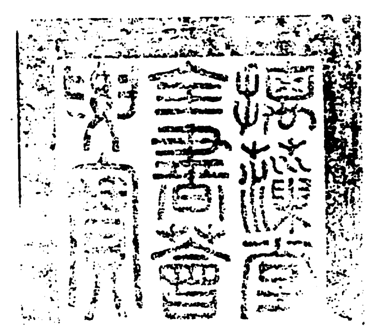
令之禁令列聖之禁令也安有乖於昔時者歟但在予奉與不奉行與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誠思理之心切好問之旨深也此臣所以極千慮昧萬死而獻狂直者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令百王之典具在列聖之法明備而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愚以為待陛下誠信以將之昔宼賊行化德及泉魚非嚴刑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為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



已今以陛下上聖之資仁惠之力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一邑一宰也何慮教不敷而化不洽乎臣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為遲矣伏惟陛下少垂意而待焉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張虎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六至六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六

唐 白居易 撰

判 凡五十一道

得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怒不許

二姓好合義有時絶三年生育恩不可遺鳳雖阻於和鳴烏豈忘於返哺旋觀怨偶遽抵明刑王吉去妻斷絃未續孔氏出母疏網將加誠鞠育之可思何患難之不

救況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溥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怨曷陟屺之無情想芣苡之歌且聞樂有其子念葛藟之義豈忍不庇于根難抑其辭請敦不匱

得辛氏夫遇盗而死遂求殺盗者而為之妻或責其失貞行之節不伏

親以恩成有雠寧捨嫁則義絶雖報奚為辛氏姑務雪冤靡思違禮勵釋憾之志將殄萑朱惟切蒲蓄許嫁之心

則乖松竹况居喪未卒改適無文苟失節於未亡雖復仇而何有夫讎不報未足為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無效尤於邾婦庶繼美於恭姜

得乙與丁俱應拔萃乙則趨時以求名丁則勤學以待命互有相非未知孰是

立已徇名則由進取修身俟命寧在躁求智乎雖不失時仁者豈宜棄本屬科懸拔萃才選出羣勤苦脩辭乙

不能也吹噓附勢丁亦恥之躁靜既殊性習遂遠各從所好爾由徑而方行難強不能吾捨道而奚適觀得失之路或似由人推通塞之門誠應在命所宜勵志焉用趨時若棄以菲葑失則自求諸己儻中其正鵠得亦不愧於人無尚茍求盍嘉自致

得丁冒名事發法司准法科罪節度使奏丁在官有美政請免罪授真以勸能者法司以亂法不許

宥則利淫誅則傷善失人猶可壞法實難丁僣濫為心
僶俛從事始假名而作偽咎則自貽終勵節而為官政
將何取節使以功惟補過請欲勸能憲司以仁不惠姦
議難亂紀制宜經久理貴從長見小善而必求材雖茍
得踰大防而不禁弊將若何濟時不在於一夫守法宜
遵乎三尺盍懲行詐勿許拜真

得乙上封請求不用赦大理云廢赦何以使人

自新乙云數赦則姦生恐弊轉甚

刑乃天威赦惟王澤于以御下存乎建中上封以宥過利淫倖門宜閉大理以盪邪除舊權道當行皆推濟國之誠未違隨時之義何則政包寛猛法有弛張習以生常則起為姦之弊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請思砭石之言兼詠蓼蕭之什數則不可無之亦難

得景居喪年老毁瘠或非其過禮景云哀情所

鍾

孝乃行先則當衛恤子為親後安可危身景喪則未終

老其將至懷荼蓼之慕誠合盡哀追桑榆之光豈宜致毁所以爰資肉食唯服麻縗況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茍滅性而不勝則傷生而非孝因殺立節庶畢三年之喪順變從宜無及一朝之患既虧念始當愧或非

得辛奉使遇昆弟之仇不鬭而過為友人責辭云銜君命

居兄之仇避為不悌銜君之命鬭則非忠將滅私而奉

公宜棄小而取大卒時惟奉使出乃遇難斷手之痛不忘誠難共國飲氷之命未復安可害公節以忠全情由禮抑未失使臣之禮何速諍友之規史駢立言嘗聞之矣子夏有問而忘諸乎是謂盡忠于何致責

聞軍帥選將多用文儒士兵部詰其無武藝帥云取其謀也

忘身死節誠重武夫制敵伐謀則先儒士將籌策而可尚矣騎射之足稱軍帥明以知兵精於選將以為彎弧

學劒用無出於一夫悅禮敦詩道可弘於七德功宜保大理貴從長若王師之有征以謀則可苟戎畧之無取雖藝何爲况晉謀中軍選於義府漢求上將舉在儒流豈惟我武惟揚誠亦斯文不墜元戎舉德未爽能軍兵部執言恐爲辱國

得甲至華嶽廟不禱而過或非其違衆甲云禱嶽則配天自修常事神雖福善安可茍求宜率道以去

非禮也

邪豈從衆而失正甲志惟守義言乃合經以為視以三公實天子之所饗降其百福寧匹夫之可禳如修蘋藻之誠是用秕補妻稗兵媚之禮況人之僣濫徒欲乞靈而神實聰明豈歆淫祀非鬼是為諂也黷神無乃吐之旅於泰山古猶致誚禱于華嶽今豈不非諒正直之難誣雖馨香而勿用將勸來者所宜救歟

得乙隱居徵辟不起子孫請以所辟官用蔭所司不許

修身獨善寵則可驚制爵尊賢命其難廢形雖遺於軒冕蔭宜及於子孫乙貞以自居辟而不起鶴書莫顧雖忘卹後之心爵命已行寧闕賞延之典若使死無用蔭生不及榮何成旌善之風且是廢君之命塲苗不食誠自絶於縶維葛藟有陰義難虧於燕翼請優後嗣以奬外臣

得江南諸州送庸調四月至上都户部科其違限訴云冬月運路水淺故不及春至

賦納過時必先問罪淹卹有故亦可徵辭月既及於正陽事宜歸於窐旅屐如澤國葢納地征歳有入貢之程敢忘慎守川無負舟之力寧免稽逾苟利涉之惟難雖愆期而必宥地官致詰虚月其憂江郡執言後時可愍然恐事非靡盬辭或憑虚請驗所届公文而後可遵令典

得景為縣令教人煮木為酪州司責其煩擾辭云以備凶年

事不舉中有災寧救政或擾下雖惠何為景念在濟時
勤非率法且煩人而不恤是昧烹鮮何歎歲以為虞將
勤煮酪信作勞於無用豈為教之有方必也志切救災
道敦行古周官荒政自可擇其善者新室弊法焉用尤
而效之宜聽責言勿迷知過

得丁為郡守行縣見昆弟相訟者乃閉閤思過

或告其矯辭云欲使以田相讓也

化本自家政先為郡禮寧下庶宜寬不悌之刑訓在知

非是得長人之道況天倫不睦地訟攸興利方競於膏腴恩難虧於骨肉教宜引古過貴自新雖聞爭以鬩_{許激}墻有傷魯衛之政庶使愧而讓畔將同虞芮_{儒税切}

風苟無訟之可期則相容而何遠推田以讓爾誠謝於孟光閑閤而思吾何慙於延壽宜嘉静理勿謂矯誣

得甲獻弓蹲甲而射不穿一札有司詰之辭云

液甲者不得牛戴牛角

貫革乖方則宜致詰相角失理亦可徵辭甲莫體以成

執籥而獻中規不撓六材雖則合三揞拔有愆七札不能穿一宜恐傷人之甲不曰堅乎而非戴牛之弓無自入也液信虧於巧者射遂爽於臧兮周典足徵彼自乖於三色楚君明試此無愧於二臣咎且有歸責之非當

得乙有同門生喪親將往弔之其父怒而撻之使遺縑而已或詰其故云交道之難

子道貴恭當從理命交游重義蓋卹哀情孝不在於詭隨仁豈忘於惻隱乙父訓乖愛子道昧擇交況求益之初

無友不如己者及居喪之際凡人猶合救之旣罔念於一哀是不遵於久要茍知生而不弔雖贈死以何為舊館遇喪宣父尚宜出涕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縱申遺帛之誠豈補贈芻之義肆一杖之怒父兮旣爽義方杜三諫之辭子也亦虧孝道宜哉或詰允矣知言

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水不通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軍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

築塞無以供軍

川以利涉竭則壅税水能潤下塞亦傷農將捨短以從
長宜去彼而取此汴河決能降雨流可通財引漕運之
千艘實資積水生稻粱於一溉亦藉餘波利既相妨用
難兼濟節度使以軍儲務足思開竇而有年轉運司以
邦賦貴通恐負舟而無力辭雖執競理可明徵瘽四國
之征其傷多矣專一方之利所獲幾何瞻軍雖望於秋
成濟國難虧於日用利害斯見與奪可知
得景為宰秋雩刺史責其非時辭云旱甚若不

雩恐為災

居常授時政則行古恤人救弊道在從宜旱將害於粢盛雩難拘於秋夏景象雷是職不雨其憂苟旱魃之從時虐既太甚雖蓐收之戒序雩亦何傷兾有聞於鸛鳴庶無慮於狼顧磬香以感夕且望於月離稼穡其傷時難遵於龍見雖事乖魯史而義合隨時製錦執言是亦為政褰帷致詰未可與權

得丁為郡歲凶奏請賑給百姓制未下散之本

使科其專命丁云恐人困

臨邦匡之情本由衷為國救災美終歸上下分條出守求瘼居心歲不順成人既憂於二鬴（與釜同）公有滯積戶將餼於一鍾是輸濟衆之誠允叶分憂之政然以事雖上請恩未下流稍違主守之文遽見職司之舉使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歟郡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卹貧振廩鄧攸雖見免官矯制發倉汲黯不聞獲罪請宥自專之過用旌共理之心

得戊兄為辛所殺戊遇辛不殺之或責其不弟

辭云辛以義殺兄不敢返殺

捨則宗讎報為傷義當斷友于之愛以遵王者之章戊居兄之讎應執兵而不返辛殺人以義將偉資四切刃而佽難雖曾策垂文不可莫之報也而周官執禁安得苟而行之將令怨是用希實在犯而不校揆子產之誠損怨為忠徵史鰍之言益仇非智難從不弟之責請聽有孚之辭

得甲為將以簞醪投河命衆飲之或非其矯節

甲云推誠而已何必在醉

將主軍情酒存人欲推誠之義必在於均飽德之文不專於醉甲寄分外閫令出中權九醞投河義由獨斷一瓢飲水惠在同霑儻師人之多寒恩逾挾纊如戰士之載渴功倍望梅分少以表無頗和衆寧宜及亂豈資滿腹所貴歸心少卿総甘見稱漢代子反獨醉實敗楚軍苟臧否之必由何古今之有異非其矯節是不知言

得乙有罪丁救以免乙不謝或責之乙云不為

已

在公而行誠非為己懷惠以謝則涉徇私彼既求仁而得仁此宜以直而報直乙惟獲戾丁乃解紛以為非罪而拘冶長見稱於尼父直言以免叔向寧謝於祁奚論恩則丘山不勝在道而江湖可忘況情非私謁可以不愧于人義在公行實以無求於我合嘉遺直勿聽責言

得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

喪則有哀見必存敬樂惟飾喜舉合從宜夫婦所貴同心吉凶固宜異道景室方在疚庭不徹懸鏗鏘無倦於鼓鐘好合有傷於琴瑟既愆夫義是棄人喪儼麻縗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如賓之敬頗乖若往之哀斯瀆遂使唱和不應憂喜相干道路見縗猶聞必變隣里有殯亦為不歌誠無惻隱之心宜受庸奴之責

得甲年七十餘有一子子請不從政所由云人

户減耗傜役繁多不可執禮而廢事
役且有辭信非懋力老而不養豈謂愛親戀若阻於循
陔怨必興於陟岵顧惟甲子及此丁年户減事繁政宜
勤於晝夜家貧親老養難闕於晨昏在子道而可矜雖
王傜之宜免事閏諸禮情見乎辭天子敦風猶勸養其
三老庶人從政亦何假於一夫况當孝理之朝難抑親
人之請所由之執愚謂不然
得景於逆旅食噬腊遇毒而死其黨訟之主人

云買之宥處

生不可保死必有因盡知命於喪予豈尤人於食我景秋蓬方轉朝薤何戒切欲睎旅次爰來將受餐而已生涯溘盡當終食之間且非祭地之疑自是逢天之戚永言其黨不察所由死且焉知徒云噬腊之毒買而有處請無寘堇之嫌誠虐士之可哀在主人而何咎幸思恕物無妄罪人

得詔賜百寮資物甲獨以物委地而不拜有司

劾其不敬云本賦物故不敢拜

賜表主恩拜明臣禮筍臨事而不敬雖有辭而勿聽甲列在朝行頒其資物宜荷天而受賜何委地而如遺曾是姦贓誠可恐於清德今為寵錫諒難拒於鴻私既為善而近名亦失恭而遠禮必也志疾貪冒節厲貞廉自當辭讓有儀豈得棄捐不拜況人不易物鍾離委珠而徒為心苟無瑕伯夷飲泉而可爽宜許有司之劾用懲不恪之辜

得乙為大夫請致仕有司詰其未七十乙稱羸病不任事

時制未及尚可俟朝疾疹所加固難陳力乙位忝食采志在懸車揆以絕年桑榆之光未暮驗其羸病蒲柳之質先零既稱量力而行所謂奉身以退雖髮未種種告老無乃速歟而心既諄諄致政固其宜矣請高知止無强不能

得景為縣官判事案成後自覺有失請舉牒追

改刺史不許欲科罪景云令式有文

政尚從寛過宜在宥苟昨非之自悟則夕改而可嘉景乃寀寮叅諸簿領當推案務劇詎免毫釐之差屬褰帷政苛不容筆削之改誤而不隱悔亦可追縣無罔上之姦州有刻下之虐先迷後覺判事雖不三思苟有必知牒舉明無二過揆人情而可恕徵國令而有文將欲痛繩恐非直筆

得甲替乙為將甲欲到乙嚴兵守備不出迎發

制書勘合符以法從事御史糾其無賓主之禮科罪不伏

師律貴貞兵符示信茍未會合敢忘戒嚴乙奉中權甲承後命推輪相代言赴及瓜之期褁甲自防猶軫前茅之慮且信惟守器權在隱情符節既未合同軍衛如何撤警所宜慮遠安可徇私闕於將迎雖乖主禮究其守備是叶軍謀無責建牙恐非直指

得鄉老不輸本戶租稅所司詰之辭云年八十

餘歲有頒賜請預折輸納所司以無例不許

丹制既登誠宜加惠歲賦不入何以奉公苟布常而是違雖移用而不可鄉老年衰耆耊名繫版圖天賜未頒且有躁求之請地征合納非無苟免之心曾是徇私固難違例況時逢恤老節合勤王尚齒肆筵我歲敦於善養食毛入賦爾奚忘於樂輸受賜任待於時頒量入難虧於歲杪不從妄請誠謂職司

得乙女將嫁於丁既納幣而乙悔丁訴之云未

立婚書

女也有行義不可廢父兮無信訟所由生雖必告而是遵豈約言之可爽乙將求佳壻曾不良圖入幣之儀既從五兩御輪之禮未及三周遂違在耳之言欲阻齊眉之請況卜鳳以求士且靡咎言何奠鴈而從人有乖宿諾婚書未立徒引以為辭聘財已交亦悔而無及請從玉潤之訴無過摽天之時

得景請與丁卜丁云死生付天不付君也遂不

卜或非之

聖人建卜雖用稽疑君子樂天固宜知命苟吉凶之罔僭何中否之足詢丁執心不回出言有中爾考前知之兆誠足決疑吾從昆命之文必先蔽志以為禍福由己休咎則繫於慎行生死付天脩短乃存乎陰隲當脱身於木鴈寧問命於蓍龜言既中倫理亦窮性況詹尹釋策有問焉知關廉立言不疑何卜不從握粟是謂忘筌

得耆老稱甲多智縣司舉以理人或云多智賊

也未知合用否

道雖棄智政且使能苟養之以恬則用之不惑甲稱子智縣舉爾知時老者之審才得賢斯美何或人之懵理為賊是虞誠蔽蕩之無聞庶利仁之可取然以智殊小大用有否臧識若限於挈瓶或當害物道能弘於樂水何爽理人請審兩端方從一見

得乙為邊將虜至若涉無人之地監軍責其無勇罟辭云內無粮糧外無犄角

封疆貴安伍候尚鑒茍不固吾圉則速即爾刑乙登以將壇鎮于邊壘誠可戒嚴走集罔有敵于我師何乃啓納寇戎若無人於吾地是昧安邊之畧信貽失律之凶拳勇莬聞罪戾誰執如或寇强師老食絶城孤期盡敵而還且勤於堅守茍知難而退猶愈於覆亡宜矜犄角之辭難議建牙之罪

得景進柑子過期壞損所由科之稱於浙江揚子江口各阻風五日

進獻失期罪難逃責稽留有說理可原情景乃行人奉玆錫貢鷹及時之果誠宜無失其程阻連日之風安得不愆于素覽所由之語聽使者之辭既異遑寧難科淹恤限滄波於于役匪我愆期販朱實於厥苞非予有咎捨之可也誰曰不然

得丁喪所知於野張帷而哭鄰人詰云夫子惡野哭者

死喪有別哭泣從宜情或異於親踈禮則殊於內外丁

義勤交道動循容止未忘半面嘗同傾蓋之歡永念重泉遂展張帷之哭雖聲非有慟而分止所知未乖夫子之言何致鄰人之詰如或肆號咷於路左物或惡之今則具威儀於野中禮無違者允符前志奚卹斯言

得甲妻於姑前叱狗甲怒而出之訴稱非七出

甲云不敬

細行有虧信乖婦順小過不忍豈謂夫和甲孝務恪恭義輕好合饋豚明順未聞奭於聽從叱狗愆儀盡勿庸

於疾怨雖怡聳而是昧我則有尤若失口而不容人誰無過雖敬君長之母宜還王吉之妻

得乙為軍昧夜進軍諸將不發欲罪之辭云不見月章

表旗示信戎政貴明在九章而或乖雖三令而惟反乙是稱戎帥未達軍容奉明罰之辭無聞月捷用潛師之計方事宵征徒欲董以爪牙曾不明其耳目況將經武必在昭文夜號未申有虞固宜不進月章莫舉毀實自

可當辜許非失辭責乃當罪

得景嫁殤鄰人告違禁景不伏

生而異族死宜同歸且非合祔之儀爰抵嫁殤之禁景夭婚是恤窀穸斯埀以處子之葬華遷他人之蒿里曾靡卜於鳴鳳各異室家胡為相以青烏欲同宅兆徒念㓜年無偶豈宜長夜有行况生死寧殊男女貴别縱近傾筐之歲且未從人雖有遊岱之魂焉能事鬼既違國禁是亂人倫請徵媒氏之文無抑鄰人之告

得丁陳計請輕過移諸甲兵省司以敗法不許

丁云宥罪濟時行古之道何故不可

軍興事亟則務益兵時泰教成固難敗法丁志崇陳計識昧相時當兵戢之朝詎資凶器在刑行之日寧利幸人是廢國章欲崇軍實禍關黷武弊起惠姦宥罪未若慎行濟軍不如經國況王霸道異古今代變小哉管氏之器會是行難咢矣省司之言孰非經久得失斯在用捨可知

得甲在獄病久請將妻入侍法曹不許訴稱三

品以上散官

獄雖慎守病則哀矜苟或無瘳如何罔詔甲罪抵刑憲身從幽縶憂能成疾膏肓之上未痊危則思親縲絏之中有請勢窮搖尾念切齊眉臥或十旬既軫彌留之懼官惟三品宜從侍執之辭敢請法曹式遵令典

得乙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皆信

或謂之妖不伏

上稟天性旁通物情是謂生知孰云行怪況形雖異類心則同歸四鳥分飛聽音既稱有信三犧皆用聞鳴豈可為妖且叶前言殊非左道爾惟不講我則有辭挨以周官業將同於夷隷詳夫魯史責不及於葛盧嘼語可徵人言奚恤

得丁母乙妻俱為命婦每朝參丁母云母尊婦卑請在婦上乙妻云夫官高不合在下未知孰是

肅恭成德卑則敬尊著定辨儀賤無加貴眷彼母妻之
品視其夫子之官敬將展於君前禮且殊於門内閨閫
垂訓長幼雖合有倫朝廷正名等列豈宜無别婦道雖
云守順國章未可易班母則失言妻唯得禮且子兮位
下尚欲宗子而夫也官崇如何卑我請依序守無使名
愆

得景請預駙馬所司糾云景庶子也且違格令

欲科家長罪不伏

冒婚僥倖既抵官刑罔上失忠亦虧臣節在幼賤而不
禁豈尊長之無辜屬下嫁王姬旁求都尉選吹簫之匹
雖則未獲貞人頒傅粉之郎豈可濫收庶子况姻連天
族榮冠人倫詞既異於承祧禮難當於釐降掩藏庶孽
唯慮其不諧貪冒寵榮詎思於有罪豈非或益而損曾
是欲蓋而彰國章寧捨於面欺家長宜從於首坐
得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
由以犯禁不聽

趨朝有時則當蚤作防姦以法寧縱宵行雖夙夜之自公豈警廵之可犯甲陳力是圖相時斯昧方鳴三鼓知行夜之猶嚴未闢九門信將朝而尚早趨進合遵於辨色夙興宜同其啓明既爽時然後行必是動而有悔非亟馬為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坐而假寐宜遵街禁用表司存

得郡舉乙清高廉使以為通介無常罪舉不當

郡稱往通今介時人無常乙有常也

退藏守道自合銷聲待用濟時則難背俗乙行藏未達通介不常若德至而無稱固當滅跡既名彰而見舉誠合隨時徒立身以清高且於物而凝滯無固無必盍守宣尼之言獨清獨醒信貽漁父之誚兼濟豈資於絕俗全真未爽於同塵宜從不當之科俾慎無常之舉

得景於私家陳鐘磬鄰人告其僭云無故不徹

懸

器不假人易而生亂樂惟節事過則有刑禮既異於古

今法且禁其鐘磬景茍求飾喜罔念速尤竊笥簾以陳樂由奢失僭金石而奏罪以聲聞雅當犯貴之辜難許徹懸之訴然恐賜同魏絳僭異于奚且彰北闕之恩何爽南鄰之擊是殊國禁無害家藏

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因夫子而致

邑號旌賢國章議貴如或不能自庇則將焉用其封丁氏恩降閨門罪羅邦憲寵非他致既因夫以勳賢咎雖

自貽亦可免於刑戮若不從其寛典則何貴於虚封漢

邮緹縈猶聞贖父齊分石窌豈不庇身宜聽輯矣之辭

難奪贖兮之請

得景與乙同賈景多收其利人刺其貪辭云知

我貧也

仁無貪貨義有通財在潔身而雖乖於知已而則可景

乙奇贏何業氣類相求競以錐刀始聞小人喻利推其

貨賄終見君子用心情表深知事符往行如或貧富必

類自當興讓立廉今則有無相懸固合損多益寡是為狥義豈曰竭忠受衆益親孔氏用敦吾道分財損已叔牙嘗謂我貧無畏人言俾彰交態

得景夜越關為吏所執辭云有追捕

設以關防辯其出入既慎守而無怠豈偽遊而能過景勤恪居懷夙夜奔命以謂冠攘事切宜早圖之固思呵察戒嚴不可踰也萑朱惟切蒲乃司敗小事襟帶實國家大防仰老氏之文雖知善閉稽周公之制尚曰不征責

已具於有司理難辭於靡盬盡從致詰無信飾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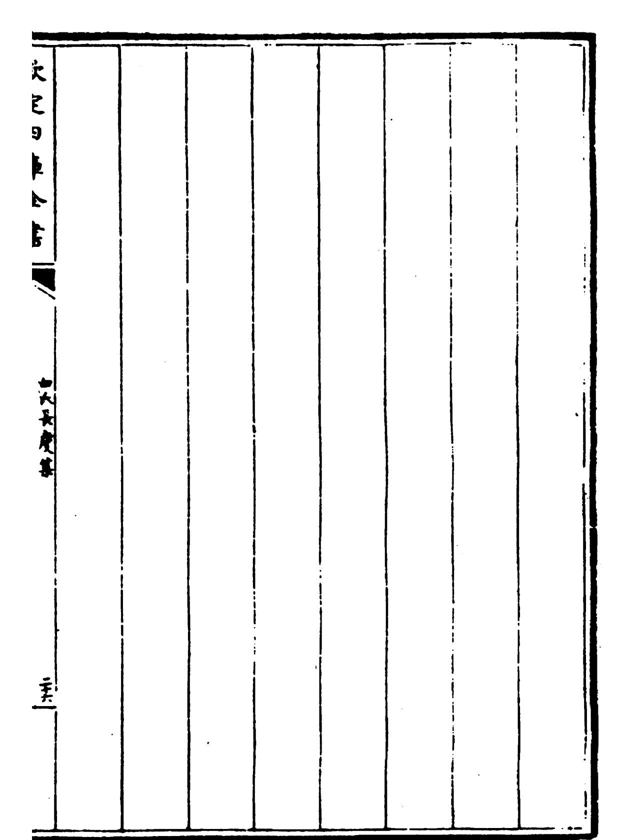
得乙以庶男冒婚丁女事發離之丁理饋賀衣物請以所下聘財折之不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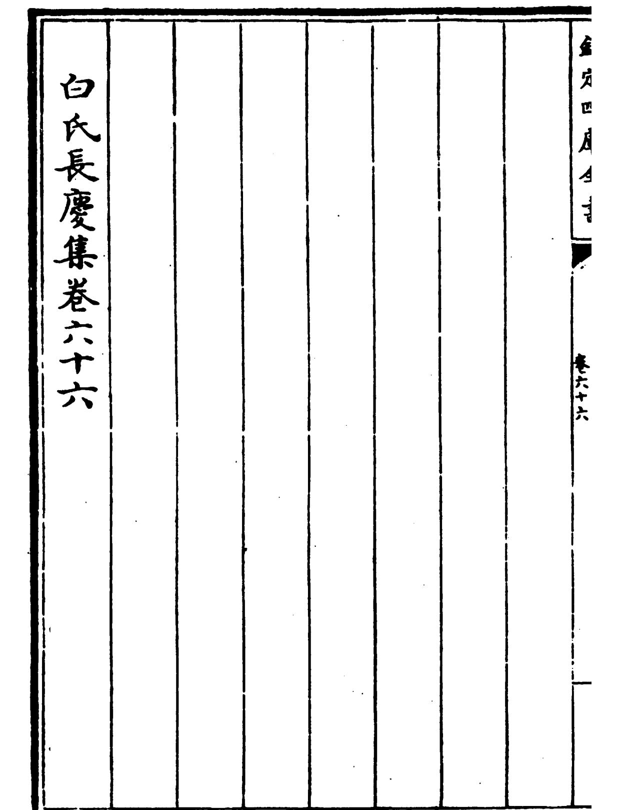
婚以匹成嫡庶宜别訟由情察曲直可知將令人有所懲必在弊之不及隱其庶孽冒乃婚姻情以矯誣始聞好合事斯彰露旋見仳離既生非偶之嫌遂起納徵之訟詞多執競理有適歸乙則隱欺在法而聘財宜没丁非罔冒原情而饋禮可追是非足明取與斯在

得乙在田妻餉不至路逢父告飢以餉饋之乙

怒逐出妻妻不伏

象彼坤儀妻惟守順根乎天性父則主恩饌宜進於先生饍可輟於田畯夫也望深饁彼方期相敬如賓父兮念切罝然旋聞受哺於子義雖乖於齊體孝則見於因心盍喜陟岵之仁翻肆送饑之怒孰親是念難忘父一之言不爽可徵無效士貳其行犬馬猶能有養爾豈無聞鳳凰欲阻于飛吾將不取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六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七

唐 白居易 撰

判 凡五十道

得丁上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據品秩為限約或責其越職論事不伏

品秩異倫臧獲有數苟踰等列是紊典常丁志在作程惡夫過制爰陳誠於白奏俾知禁於素封將使豪富之

徒資雖積於鉅萬僮僕之限數無踰於指千抑淫義叶於隋時革弊道符於漢日責其論事無乃失辭若守職以越思則為出位將盡忠於陳計難伏嘉言楚既失之鄭有辭矣

得甲為郃州刺史正月令人修耒耜廉使責其失農候訴云土地寒

教有權節業無易宜地苟異於寒溫農則殊於早晚甲分憂率職從俗勉人天時有常農宜先定地氣不類寒

則晚成雖愆揉木之時未違把草之候正惟廉使何昧遺風縱稼器之已修先戍馬用苘𦙶之不起欲速何為誠宜嘉乃辨方豈可詰其行古循諸周禮脩耒雖在於季冬訓此甿人于耜未乖於正月責則迂也許之宜哉

得乙掌宿息井樹容至不誅相翔者御史糾之

辭云罪在守塗之人

姦或不誅吏將焉用苟欲料其官失必先辨以司存乙

慎守無閑宂徒有怠嘉賓戾止誠宜慮以相翔暴客聿來固合擒而勿佚既隳官禁是縱公行且戒事之前不申嚴於聚㰦慢官之後欲移過於守塗誠乖率屬之方宜甘責帥之罰然以官雖聯事等列或殊罪不同科重輕宜別比夫所屬請以異論

得景為私客擅入館驛欲科罪辭云雖入未供傳舍是崇使車攸處將供行李必辨公私何彼客遊欲從公食豈無逆旅宜受饋於盤飧既匪使臣何苟求於

館轂信饕餮而是啓寧僭濫之可容同周官之廬入宜
銜命非鄭氏之驛置豈延賓法既自干咎將誰任然則
不應入而妄入刑固難逃而已供與未供罪宜有別請
從減降庶叶科條

得洛水暴漲決破中橋往来不通人訴其弊河
南府云雨水猶漲未可脩橋縱苟施功水来
還破請待水定人又有辭

大水為災中橋其壞車徒未濟誠有阻於往来脩造從

宜亦相時之可否顧玆浩浩阻彼憧憧人許川梁不通壅而爲弊府慮水沴薦至毁必重勞苟後患之不圖則前功之盡棄將思濟衆固合俟時徵啟塞之文雖必葺於一日防懷襄之害未可應乎七星無取人辭請依府見

得景爲將敵人遺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人臣之節不伏

軍尚隱情臣宜守道況握中權之要當絶外交之嫌景

受命建牙遇敵飲藥直雖可舉忠則不知且事君在公
訓旅貴信失人臣之節爾豈自明感士卒之心吾將安
仰況兵惟尚詐人不易知同饋酵而無他推誠猶可荀
流毒而不察雖悔寧追無謀既昧三思不伏恐涉貳過
勿疑以飲徒徇陸抗之名未達而嘗且墜宣尼之訓是
違師律難償鄰言

得丁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舉劾

訴稱曾受棨戟之賜

將非處右莫敢示威軍或别屯則宜專命丁位雖佐理分以戎行執專征之權錫弓於周典操司獄之柄受棨於漢儀既有命而必行信無瑕而可戮實握兵之能政奚執簡之舉違如或禀命於連營畏予不敢今則分部而賜戟無我有違宜崇魏絳之威勿議秦彭之罪

得甲告老請立長為嗣長辭云不能請讓其弟或詰之云弟好仁

讓賢雖仁廢長非順徒聞建善則理其如亂嗣不祥甲

告老於朝立子爲後雖急難自舉必有可觀者焉而長幼以倫無所茍而已矣況欲正其爵位豈宜越以鴈行于弟克恭厥兄徒見好仁之請知子莫若於父盍從立長之言無忌雖欲傳家季札終當棄室諒可致詰罔聽不能

得甲出妻妻訴云無失婦道乙云父母不悅則出何必有過

孝養父母有命必從禮事舅姑不悅則出乙親存爲子

年壯有妻兆啓和鳴授室之儀雖備德非柔淑宜家之道則乖若無爽於聽從曷見尤於譴怒信傷婉娩武綰切理合仳離且聞莫慰毋心則宜去矣何必有虧婦道然後棄之未息游詞請稽往事姜詩出婦蓋為小瑕鮑永去妻亦非大過明徵斯在薄訴何為

得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弟不忍除也

喪雖寧戚禮宜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俯就景

愛深血屬禮過時制興鮮兄之歎情既鍾於孔懐及居
姊之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況儀
貴適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為苟在禮而
或踰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之辭

得丁陷賊庭守道不仕賊帥逼之辭云堯舜在

上下有巢許遂免所司欲旌其節大理執不

許

臣節貴忠國經懋賞宜遵善道難廢彝章丁陷在賊庭

强其禄仕敦在三之義因時難而名聞守無二之忠經歲寒而節見逼夷齊以周粟引巢許於唐臣身以道存情非利動所當厚奬何乃深疑且人無不臣之心所謂順也邦有惟重之典其可廢乎從亂則必論辜守道豈無旌善野哉大理信乃執迷展矣所司誠為勸沮

得景為大夫有喪丁為士而特弔或責之不伏

官有常尊禮無不敬位若殊於等列弔則異其節文景為大夫丁乃元士居喪而哭合遵朝夕之期特弔以行

奚越尊卑之序既乖前典乃速斯言且禮貴明徵位宜慎守俟非其事信干食菜之榮儀失其宜徒扆贈芻之意是曰無上將何以觀

得吏部選人入試請繼燭以盡精思有司許之及考其書判善惡與不繼燭同有司欲不許未知可否

旁求俊造迨將筮仕歷試文辭俾從卜夜苟狂簡而無取宜確執而勿聽萃彼羣才登于會府惟賢是急慮失

寶於握珠有命則從許借光於秉燭及乎考覈罕有菁英屬辭既謝於揀金待問徒煩於繼火將期百鍊之後思苦彌精何意一塲之中心勞逾拙曷如早已焉用晚成敢告有司勿從所請

得乙貴達有故人至坐於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或誚之乙曰恐以小利而忘大名故辱而激之也

貴賤苟合曾是汎文窮達相致乃為執友乙既登貴任

爰有故人以為念舊追歡知已之心未至行權勵節成人之美則多不登夫子之堂乃進僕人之食苟推誠而相激雖屈辱以何傷安實敗名重耳竟懟於子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君是勉後圖且符往行如或識纔半面昇未同心雖發憤以達人必取怨於謗已以斯致誚亦謂合宜

得景領縣府無蓄廩無儲管郡詰其慢職景云

王者富人藏於下故也

賦斂異名君臣殊政藏諸百姓在王者而則然虛我千倉於職司而不可景賈茲國用豐彼家財人不誅求誠為寬政府無儲蓄寧匪慢官況今征稅有常公私兼濟苟能取之以道則下自樂輸何必藏之於人使上將乏用既爽奉公之節宜甘掠美之科罔縱縣辭請依郡詰

得丁食於喪者之側而飽或責之辭云主人食我以禮故飽

飲食以陳庶無求飽齊衰可恤仁豈忘情丁靡念人喪

故求主禮遒加籩之膳誠可療飢對泣血之哀亦宜忘味既念吉蠲之饎是忘惻隱之心況舂於其鄰相猶違禮而食於其側飽亦非仁徒嘉施氏之儀且昧宣尼之教勿思變色當顧戚容

得甲為獄吏囚走限内他人獲之甲請免罪

圜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已誠曰慢官獲則因人其何補過相維彼甲所謂攸司不念恪居儆于羑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為曾是慢常而致徒稱勿

佚未可寔違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匣不料無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於罰

得乙川游所由禁之云有故要渡

示衆知防必修水禁救人鮮死無縱川游乙行險不思憑河無悔慕吕梁之術習於浮水違周官之令忌彼危身將不弔而是虞雖有故而宜禁忘子産喻政爾則狎而翫之引仲尼格言吾恐蹈而死者既殊利涉當戒善游未可加刑且宜知懼

得景為將每軍休止不繕營部監軍使劾其無

備辭云有警軍陣必成何必勞苦

將茍有謀勞而後逸師不用律臧亦為凶況未靖方隅尚勤征伐卽戎推轂旣崇四七之名臨敵屯營何乖什伍之列是使人慢孰謂戎昭簿威雖欲恤勞徹警恐為懈怠且有嚴有翼猶奪先人之心不備不虞寧救長蛇之尾必也權能制勝謀必出奇亦待臨事有成然後斯言可信監軍之劾舉未失中彼景之辭試可乃已

得丁來車有醉吐車茵者丁不科而吏請罪之

丁不許

克寛克仁所謂易事不知不慍是曰難能况乎醉起甕間嘔盈車上小人沉湎自貽誚於彼昏君子含弘乃忘情於斯恕宥過所宜無大知非庶使有懲未乖觀過之仁雅叶諦思之義且恕當及物察貴用情絶纓繼淫醉而猶捨吐茵及亂誤豈不容無從下吏之規庶叶前賢之美

得甲牛觝乙馬死請償馬價甲云在放牧處相

觝請陪半價乙不伏

馬牛于牧蹄角難防苟死傷之可徵在故誤而宜別況日中出入郊外寢訛旣品量以齊驅或風逸之相及爾牛孔阜奮騂角而莫當我馬用傷踠駿足而致斃情非故縱理合誤論在阜棧以來思罰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損償則從輕將息訟端請徵律典當陪半價勿聽過求

得景聚妻三年無子舅姑將出之訴云歸無所

從

承家不嗣禮許仳離去室無歸義難棄背景將崇繼代是用娶妻百兩有行既啟飛鳳之兆三年無子遂操别鵠之音將去舅姑終鮮親族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束緼固難効於牧子宜自哀於鄧攸無抑有辭請從不去

得丁喪親賣宅以奉塋域責其無廟云貧無以

為禮

愼終之道必信必誠死葬之儀有豐有省諒欲厚於卜宅亦難輕於慮居丁昊天降凶遠日叶吉思𡐓具之豐備欲祔九原顧家徒之屢空將鬻五畝愛雖深於送死義且涉於傷生念顔氏之貧豈宜厚𡐓覽子游之問固合稱家禮所貴於從宜孝不在於益侈盍伸破産之禁以避無廟之嫌

得甲之周親執工伎之業吏曹以甲不合仕甲云今見脩改吏曹又云雖改仍限三年後聽

仕未知合否

業有四人職無二事如或居肆則不及任甲爰有周親是稱工者方恥役以事上且恩祿在其中有慕九流雖欲自遷其業未經三載安可同升諸公難違甲令之文宜守吏曹之限如或材高拔俗行茂出羣豈唯限以常科自可登乎大用以斯而議誰曰不然

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一等乙云父死王事合與正官同

官分正贈蔭别品階如酬死繼之勲則厚賞延之寵追
思乙父勵乃臣節捐軀致命尚克底定爾功繼代勸能
豈忘勤卹我後椒聊既稱有實桃李未可無陰忠且忘
身優宜及嗣如或病捐館舍贈官當合降階今則死衛
國家叙蔭所宜同正庶旌義烈用叶條章
得景為錄事叅軍刺史有違法事景封狀奏聞
或責其失事長之道景云不敢不忠於國
守位居常小宜事大持法舉正卑可糾尊景名署外臺

身由中立直而自守郡郵之政必行明不相蒙州將之邪無隱且六條枉撓百事滋昏苟不提綱是為漏網雖舉違犯上虧敬長之小心而陳奏盡忠得事君之大節既非下訕難抑上聞

得丁私發制書法司斷依漏洩坐丁訴云非密事請當本罪

君命是專刑其無小王者非密罪則從輕丁乃攸司屬當行下不慎厥德擅發如綸之言自災于身難求疎網

之漏然則法通加減罪有重輕必也志在私行唯當專

達之責如或事關樞密則科漏洩之辜請驗跡於紫泥

方定刑於丹筆

得甲為所由稽緩制書法直斷合徒一年訴云

違未經十日

王命急宣行無停晷古切 妥制書稽緩罪有常刑將欲正

其科繩必先揆以時日甲懈位敗度慢令速尤蓄怠棄

之心既虧臣節壅駿奔之命自犯國章然則審時勾稽

考程定罪法直以役當期月所由以違未浹辰將計年以斷徒恐乖閲實請據日而加等庶叶公平是曰由文俾乎息訟

得乙盜買印用法直斷以偽造論訴云所由盜賣因買用之請減等

賄以公行印惟盜用罪之大者法可逃乎伊人無良同惡相濟所由既敗官為墨子取子求彼乙乃竊器成姦不畏不入潛謀斯露竊弄難容猶執薄言將求末減用

因於買𠯪自作而雖殊情本於奸與偽造而何異以茲

降等誡恐利淫

得有聖水出飲者日千數或謂偽言不能愈疾

且恐爭鬬請禁塞之百姓云病者所資請從

人欲

執禁之要在乎去邪為政之先必也無訟然彼泉水流

于道周飲𣾰之人孔多蔑聞病間濫觴之源不足必起

爭端訟所由生欲不可縱上善未能利物左道足以惑

人且稽以祥符徵之時事地不藏寶當今自出醴泉天之愛人從古未聞聖水無聽虚誕之説請塞訛偽之源

得景有志行隱而不仕為郡守所辟稱是巫家

不當選吏功曹按其詭詐景不伏

鳴鶴處陰聲聞于外玄豹隱霧樂在其中此將適於退藏彼何强之維縶景業敦道行志薄宦情太守以舉爾所知將伸蒲帛之聘夫子以從吾所好不顧弓旌之招懼俗吏之徒勞引巫家以自穢冀其言遜獲免翻以行

訴論辜況商洛拂衣漢且求之不得穎川洗耳堯亦存而勿論天子尚不違情功曹如何按罪

得丁為刺史見冬涉者哀之下車以濟之觀察使責其不順時修橋以徼小惠丁云恤下

津梁不修何以為政車服有命安可假人丁職是崇班體非威重輕漢臣之寵失位於高車徇鄭相之名濟人於大水志雖卹下道昧叶中與其熊軾涉川小惠未遍曷若虹橋通路大道甚夷啓塞既闕於日修揭厲徒哀

其冬涉事關失政情近沽名宜科十月不成庶辨二天無政

得甲告其子行盜或誚其父子不相隱甲云大義滅親

法許原親慈通隱惡俾恩流于下亦直在其中甲忝齒人倫忍傷天性義方失教曾莫愧於父頑攘竊成姦尚不為其子隱道既虧於庭訓禮遂闕於家肥且情比樂羊可謂不慈傷教況罪非石厚徒云大義滅親是不及

情所宜致誚

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為省司所詰申稱

羣萃之秀出者不合限以常科

惟賢是求何賤之有況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郡貢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安得棄其翹楚誠其惡於稗敗諒難捨其茂異揀金於砂礫豈為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況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

後心計成務擢於賈竪之中在往事而足徵可常科而是限州中有擄省詰非宜

得乙充選人職官選人代試法司斷乙與代試者同罪訴云實不知情

官擇賢良選稽名實苟作偽而心拙必代斲而手傷乙情非容姦行乖周慎將如吾面遂充識以不疑未見子心果代試而有悔既彰聞而貽戚乃連坐以論辜察情諒不同謀詰罪誠應異罰法無攸赦選者當准格論人

不易知職官所宜情恕削奪恐為過當貶降庶叶決平

得甲與乙爵位同甲以齒長請居乙上乙以皇

宗不伏在甲下有司不能斷

庠序辨儀則先長長朝廷列位必尚親親惟彼周行是名同位德非心競禮失肩隨甲以朶榆年高何以卑我乙以葛藟族貴奚獨後予各興爭長之辭遂昧常尊之位然禮經尚齒且王室貴親晉鄭同儕信高卑之或等滕薛異姓諒先後之可知難遵少長之倫宜守親疎之

序

得選用舉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息馳騖恐難

責實

聲雖非實善豈無名不可茍求亦難盡棄屬時當側席任重掄材思得士於聲華懼誘人於奔競若馳騖而方取慮非崴貢之賢如寂寥而後求恐失日彰之善將期摭實必在研精但取捨不私是開乎公道則吹噓無益自閑其倖門名勿論於有無鑒自精於舉措

得太學博士教胄子毁方瓦合司業以非訓導

之本不許

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羣在毁方而和衆況

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圓鑿

以方枘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劌（呼對切）

司業以訓導貴别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寛何傷瓦

合教之未墜葢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

將勸學者所宜韙之

得甲居家被妻毆笞之鄰人告其違法縣斷徒

三年妻訴云非夫告不伏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斯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杖所加辱於女子之手作威信傷於婦道不告未爽為夫和招訟於鄰誠愧聲聞于外斷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雖昧家肥難從縣見

得乙居家理廉使舉請授官吏部以無出身不

許使執云行成於內可移於官

調選正名誠宜守序敷求懋德安可拘文乙行積於中闇彰于外廉使以道敦知己欲致我於青雲天官以限在出身將棄予於白屋事雖異見理可明徵掄瑣瑣之材則循舊格刈翹翹之楚寧守常科cb當側席之求無惑刻舟之執況自家刑國移孝入忠既聞道不虛行足見舉非失德所宜堅決無至深疑

得景定婚訖未成而女家改嫁不還財景訴之

女家云無故三年不成

義敦好合禮重親迎苟定婚而不成雖改嫁而無罪景諒將著代禮及問名二姓有行已卜和鳴之兆三年無故竟愆嬿婉之期桃李恐失於當年榛栗遂移於他族既聞改適乃訴納徵揆情而嘉禮自虧在法而聘財不返女兮不爽未乖九十之儀夫也無良可謂二三其德去禮逾遠責人斯難

得丁為大夫與管庫士為友或非之云非交利

也

見賢不稱且虧事上之節非義苟合則涉黷下之嫌丁貴乃立家友其管庫不思進善徒務降尊若接而或非自貽交利之責儻知而不舉則速蔽賢之尤既未覈於是非故欲齊乎貴賤況公叔薦士家臣尚見同升雖文子好能管庫不聞為友信乖慎守宜及或非

得四軍帥令禁兵於禁街中種田御史劾以無

勑文辭云因循歲久且有利於軍

為國勸農田疇有制示人知禁衢路攸先瞻彼三農藝斯五稼且町疃他頂切田踐處疃土旱切禽獸所踐處是務豈是瞻軍雖轍迹不加未為曠土輦轂必資於平易康莊難縱以荒蕪務有畔之農秋成而利亦葢寡侵如砥之道歲久而弊則滋多請論環衛之非式表鐵冠之劾

得甲為郡守部下漁色御史將責之辭云未授

官已前納采

諸侯不下用戒淫風君子好逑未乖婚義甲既榮為郡

且念宜家禮未及於結褵責已加於執憲求娶於本部之內雖處嫌疑定婚於授官之前未為縱欲況禮先納采足明嬿婉之求聘則為妻殊非强暴之政宜聽隼旟之訴難科漁色之辜

得乙為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

桑梓攸重必在恪恭官品斯同則宜抗禮乙班榮是踐威重可觀況衣錦還鄉已崇三品之秩雖剖符臨郡應無再拜之儀豈以州里版圖而紊邦家典制如或商周

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且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既不懲素何恤或非

得景爲獸人冬不獻狼責之訴云秦地無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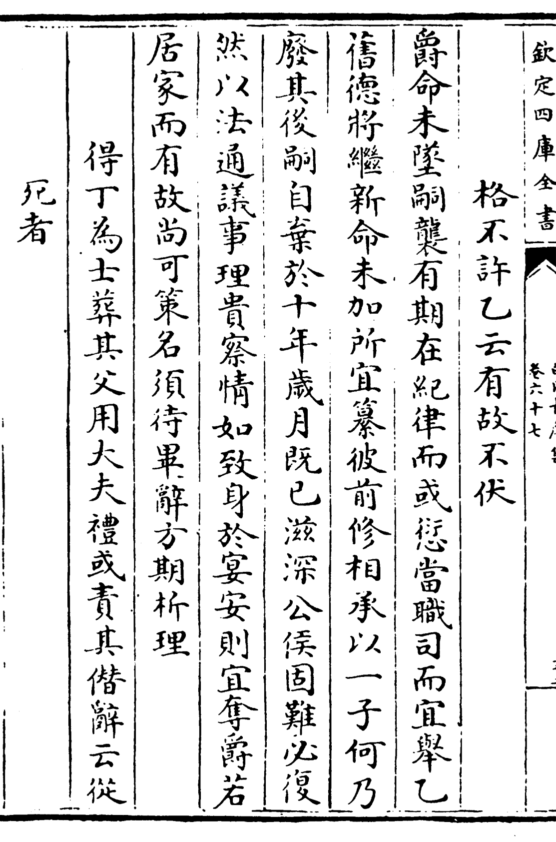
鮮或不給既曠乃官辭且無徵是重而罪景獸人斯掌禽獸罔供當路可求曾不思於麈尾大庖爲用遂有闕於充腸既懲冬獻之期難償西鄰之責載詳地產重振國章薦必以時吾能言於周有生靡常所子勿謂其秦無縱口給之不憖在面欺而無捨

得景貿丁財物丁不告官強取財物過本數縣

司以數外贓論之不伏

人縱於貪動而生悔物非其道取則有贓丁放利欲羸景逋債未償懷不忌而強取姑務豐財逞無厭之過求豈非黷貨情難容於強暴法必禁以奪攘以交易而求多尚宜準盜在倍稱而過數孰謂非贓若以律論當從縣斷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而後申請引



格不許乙云有故不伏

爵命未墜嗣襲有期在紀律而或愆當職司而宜舉乙舊德將繼新命未加所宜纂彼前修相承以一子何乃廢其後嗣自棄於十年歲月既已滋深公侯固難必復然以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如致身於宴安則宜奪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須待畢辭方期析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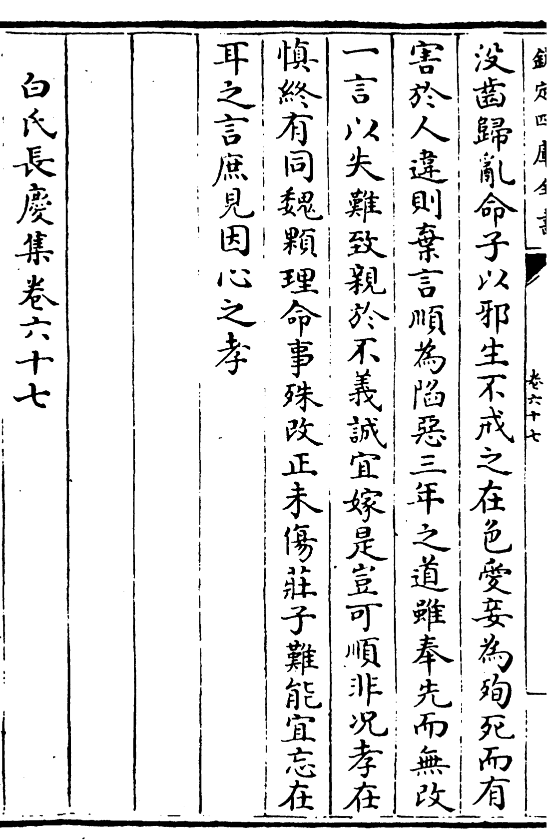
得丁為士葬其父用大夫禮或責其僭辭云從

死者

禮惟辨貴孝不貶親是謂奉先孰云僭上丁慶加一命憂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結茹荼之痛吉從遠日方追食釆之榮既貴賤之殊宜亦父子之異道同曾元易簀正符於大夫殊晏嬰遣車見非於君子未爽慎終之義允符從死之文辭則有徵責之非當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



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為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為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況孝在慎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八

唐 白居易 撰

碑志序記表讃論衡書凡十三首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為性發為志散為文粹勝靈者其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

蔚温雅淵疏朗麗利檢不扼達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歴御史府尚書郎訖京亞尹二十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銘記書碣讚序七十五總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疾彌篤將啓手無他語語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知我者我殁其遺文得樂天為之序無恨矣既而途奉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歳

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换官徃復奔命不啻萬里席不暹煖矧筆硯乎故所托文久未果就及刺蘇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閲篋衷睹居敬所著文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棲惻久之怳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黄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

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敦愛丘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咏之態與人乆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時寶歴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吴郡西園北齋東牖下作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贊皇縣君李氏趙郡高邑人也六代祖素立安南都護五代祖休烈趙州刺史高祖諱至遠天官侍郎曾

祖畬國子司業祖諱承工部尚書河南觀察使考諱潘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贈户部尚書夫人諱娥相國長女也適河東裴君克諒今為海州刺史一子曰鐬左衛騎曹參軍一女適隴西李遂遂為壽州錄事參軍由此而上得於國史家牒云夫人為相門女邦君妻不以華貴驕人能用恭儉克己撫下若子敬夫如賓衣食之餘傍給五服親族之饑寒者又有餘散霑先代僕使之老病者又有餘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澣衣菲食服勤禮

法禮法之外諷釋典持真言棲心空門等觀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適捐館之夕恬然如歸寶歷三年三月一日疾終于海州官第其歲十一月十四日歸祔于其所先塋年五十有四夫人之從裴君也歷官九任凡三十一年族睦家肥輔佐之力也由此而上得於裴君狀云夫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噫李氏之世祿世德有所從來矧相國端方廉雅孝友忠肅自從事彭城登庸宰府不以夷險而遷其道宜乎居極位享賢名也夫人

敬恭勤儉柔順慈惠自女於室婦於家不以初終而怠其行宜乎啓封邑光德門也裴君修文達政潔己愛人自佐邑從軍連牧二郡不以寒暑而易其心宜乎荷百祿號良二千石也嗚呼非此父不生此女非是夫不稱是妻斯所謂類以相從合而具美者也論譔表誌其可闕乎銘曰

高邑之祥降于李氏相門之慶鍾于女子女子有行歸我裴君君亦良士宜賢夫人夫人雖歿風躅具存勤名

泉戸作範閨門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于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崗寶厯元年某月某日遷葬于奉先寺祔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呪在中

記讚在下皆師所囑繫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
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花經於釋嚴旣則戒學四分律於
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淨名楞伽俱舍百法
經根論枝囙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蓄
為通粹揭為僧豪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補
大德位涖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令卒復祖
業若貴賤若賢愚若小大中乘人遊我門繞我座禮我
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為儀言為法心為

道塲則安能使化緣法衆悦隨欣戴一至於是耶同學大徳繼居本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曁歸靖藏周常賁懷嵩圓恕圓昭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琢刻既成將師理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為記記既訖因書二四句偈以讃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為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闍維不塔不祠作功徳幢與衆共之

華嚴經社石記

有杭州龍興寺僧南操當長慶二年請靈隱寺僧道峯講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聞廣博嚴淨事操歡喜發願願於白黒衆中勸十萬人人轉華嚴經一部十萬人又勸千人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月其衆大聚㑹於是攝之以社齊之以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齋每齋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願我来世生華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如来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又於衆中募財置良田十頃歳取其

利永給齋用予前牧杭州時聞操發是願今牧蘇州時見操成是功操自詣蘇凡三請於予曰操八十一矣朝夕待盡恐社與齋来者不能繼其志乞為記誡俾無廢墜予即十萬人中一人也宜乎志而賛之噫吾聞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不壞滅況田千畆齋四時用不竭之征備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之力一偈之功終不壞滅況十二部經常出於千人口乎況十萬部經常入於百千人耳乎吾知操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

功神則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名若財施之名數則列于別碑斯石之文但敘見顧集来緣而已寶歷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

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髪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

且償其初心焉寳歴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吳興靈鶴賛（事具黄録齋記中）

有鳥有鳥從西北来丹腦火綴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緱山不迴噫吳興郡孰為来哉寳歴之初三元四齋天無微飈地無纎埃當白晝下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壇徘徊上昭玄眖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

錢塘湖石記

錢塘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條具列如左

錢塘湖一名上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凾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别遣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户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秋多旱若隄防如

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州圖經云湖水溉田五百餘頃謂係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餘頃也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放湖入河從河入田准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晚或不足即更决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雖非溉田時若官河乾淺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云魚龍無所託

或云菱芡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芡與稻粱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内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況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税田約十數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没田户多與所由計會盜泄湖

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筧并諸小筧闥非澆田時並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撿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泄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决須所由巡守預為之防其筧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泄之又不減兼於石函南筧泄之防堤潰也大約水去石函口一尺為限過此須泄之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于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蘇州刺史謝上表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臣以其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五日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藩條祗命荷恩以感以懼臣某誠懽誠幸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膺歷數重造寰區將至昇平在先政化詢求牧守勤卹黎元實陛下慎選惟良之秋責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幸免敗闕實無政

能已蒙寵榮入改宫相令奉恩寄又分郡符奬飾具載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況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為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合當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苦節唯詔條是守唯人瘼是求諭陛下憂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澤則涵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微臣式布報政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

答無任懇惶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將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三教論衡

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内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畧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秘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寺賜紫引駕沙門義休太清宫賜紫道士楊弘

元

序

中大夫守秘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飽知此義伏計聖聽飫聞此談臣故畧而不言唯序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葉太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引諭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萬姓恭勤以修已慈儉以養人

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會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列禁筵猥登講座天顔咫尺隕越于前竊以釋門義休法師明大小乘通内外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大衆中能獅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

僧問

義休法師所問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何者為四科

何者為六義其名與數請為備陳者

對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游

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數今已區别四科六義之旨義今合辨明請以法師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即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内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蜜六波羅蜜者即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棃耶波羅蜜禪定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以唐

言譯之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故以四科可比六度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卽迦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連阿那律優波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釋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為何如更有所疑請以重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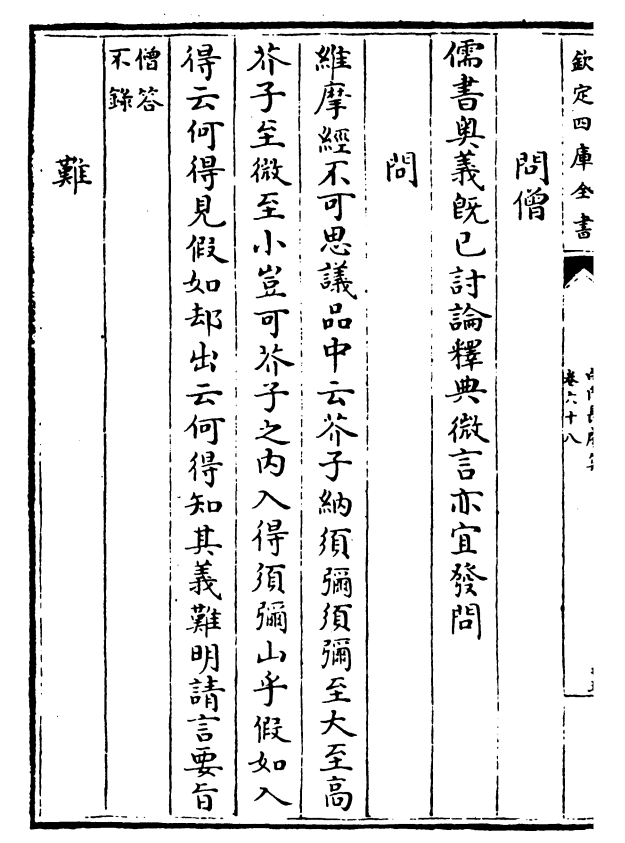
難

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摽德行然則曾參至孝孝者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于四科者

對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為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葢繫於一時之事耳請為終始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一王之法為萬代之教其次則

敘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来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游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為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又可無疑矣



問僧

儒書與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

問

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高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内入得須彌山乎假如入得云何得見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請言要旨

僧答

不錄

難

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所致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證此解脫修何智力得此神通必有所因願聞其說僧答不錄

問道士

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迴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太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淨之風儒素緇黄鼎足列座若不講論玄義將何啟迪皇情道門楊弘元法師道心精微真學奧秘為仙列上首與儒爭衡居易竊覽道

經粗知玄理欲有所問冀垂發蒙

問

黄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常聞此語未究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大畧道士答不錄

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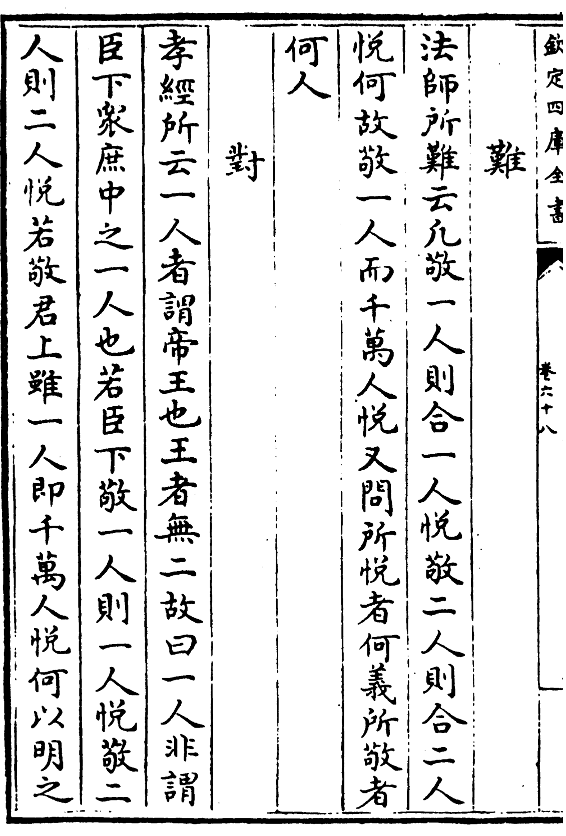
法師所荅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畧則聞命矣敢問黄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為此經誰得此道将明事驗幸為指陳道士答不錄

道士問

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

對

謹按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謂悅懌歡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間别有所疑即請更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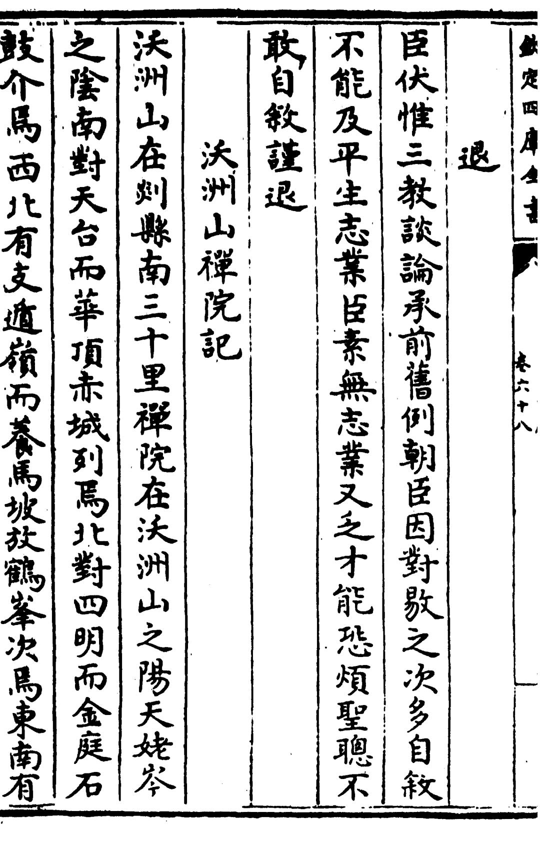
難

法師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悦敬二人則合二人悦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悦又問所悦者何義所敬者何人

對

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謂臣下衆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悦敬二人則二人悦若敬君上雖一人即千萬人悦何以明之

設如人有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止千萬人乎設如有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即禮也禮即敬也故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如此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而誅之也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可見復何疑哉



退

臣伏惟三教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敭之次多自敘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聽不敢自敘謹退

沃洲山禪院記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

石橋溪溪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甲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母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為首剡為面沃州天姥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来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斐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彦伯王蒙衛玠謝萬

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寖荒靈境寂寥罕有人游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太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来游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

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為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殁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有緣耶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為禪院記云

昔道猷肇開玆山後寂然嗣興玆山今日樂天又垂文玆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修香山寺記

洛都四野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騫崩佛僧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恥之予亦恥之頃予為庶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好閑遊靈跡勝槩靡不周覽每至玆寺慨然有葺完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為山水主是償初

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噫予早與故元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来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訖不得已迴施茲寺因請悲知僧清閑主張之命謹幹將士復掌治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廊六間次東佛龕大

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間凡支壞補缺壘隤覆漏杇墁之功必精赭堊之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為導師化城於是龕像無燥濕陊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遊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樓之風月與往来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釋憾刷恥之為清閑上人與予及微之皆夙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憾往念来歡且賛曰凡此利益

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徵之必有以滅宿殃薦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刼不與徵之結後緣於兹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徵之復同遊於兹寺乎言及於斯漣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薦李晏韋楚狀

朝議大夫前使持節海州諸軍事守海州刺

史上柱國李晏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配諸州稅麥一例加估徵錢晏頻申奏恐損百姓本使稱用軍事切不得已而從之及被人論朝廷勘覆責不聞奏除替削階在法誠合舉行於晏卽為獨屈況晏累為宰牧皆著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衆自經停罷已涉三年退居洛陽窮餓至甚身典三郡家無一金據此清廉别堪優獎

又建中初李正己與納連反汴河阻絶轉輸不通晏先父洧即正己堂弟為徐州刺史當叛亂之時洧以一郡

七城歸國効順棄一家百口任賊誅夷開運路之咽喉斷兗鄆之右臂遂使逆謀大挫妖冦竟消從此徐州埇橋至今永為内地如湑之子實可念之臣以湑之忠功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棄伏希聖念量授一官庶使康吏忠臣聞之有所激勸

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歛跡市朝息機名利况家傳簪組兄在班行而楚獨棲山臥雲鍊氣絶粒滋味不

接於口塵埃不染其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齊箕潁節類顏原縉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為尹正合具薦論雖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谷亦貴縶維儻蒙寘彼周行縻之好爵降羔鴈之禮命助鵷鷺之羽儀足以厚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茲亦盛事有裨聖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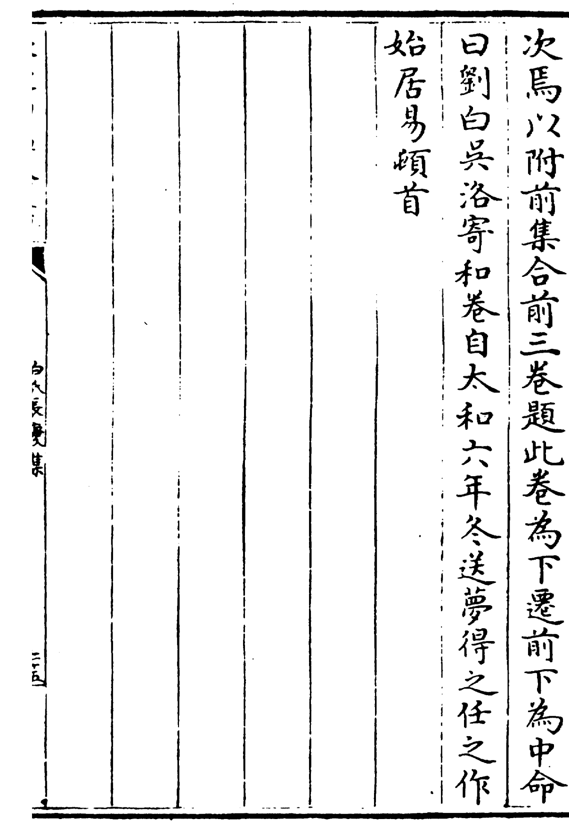
以前件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滯前王之令猷貢士推能長吏之本職其李旻韋楚並居府界不踐公門臣實諳知輒敢論薦有涉塵黷無任兢惶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太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居易狀奏

與劉蘇州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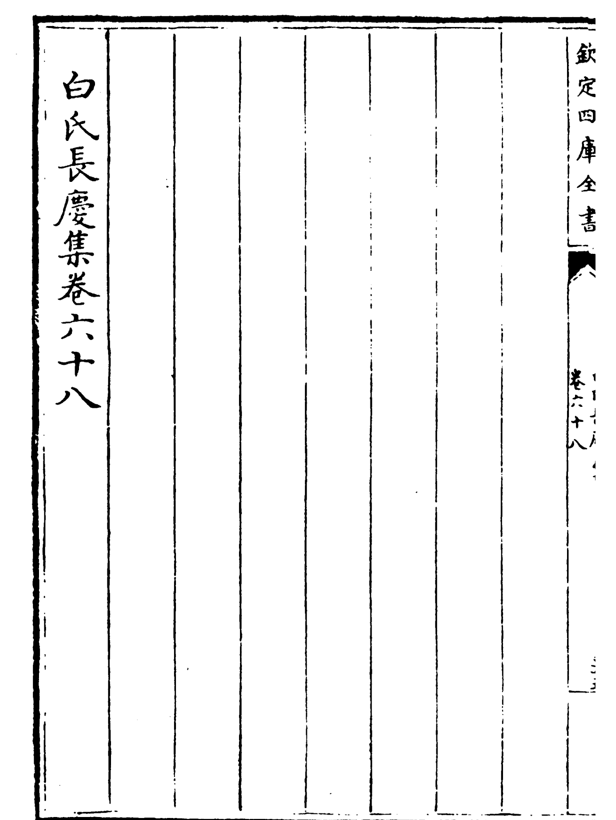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忭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為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事具集解中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氷雪塞路自秦徂

吳僕方守三川得為東道主閤下為僕税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别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来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為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頥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虚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輙自愛重今復編而


次馬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此卷為下遷前下為中命

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

始居易頓首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八

謹案卷六十六第十一頁前四行義由獨斷刊本由訛山今改

第十六頁後二行聖人建卜刊本卜訛易據洪範改

第十九頁後七行縱近傾筐之歲刊本筐訛倒今改

第二十二頁後一行箏縱宵行刊本宵訛晨今改

卷六十七第十一頁後五行庶可同於東緼刊本緼訛縕據漢書改

第十三頁前三行掫聊既稱有實刊本聊訛抑據

詩經改

第十九頁前五行義莫先於不劓刊本劓訛劓據

聘義改

卷六十八第二頁前六行黃壤詎知我刊本壤訛

壞今改

第三頁後八行享賢名也刊本賢名訛名賢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崔以汪